

茶叶棒子

陈白尘著

6.7

陈白尘 著

茶叶棒子

(京)新登字 104 号

开明文库(第三辑)

茶 叶 棒 子

陈白尘 著

*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6 千字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 10,000

ISBN 7-80133-097-8/I·84 定价:6.00 元

目 次

马棚湾.....	1
夜.....	32
茶叶棒子.....	62
起 旱.....	93
李扣子上学	111
蠢 动	131

马棚湾

一道金色的光从东边鱼白的天与鱼白的湖水难以分明的界线中间冒出头来，黯淡的天空便明朗了。驶行在和高邮湖平行着的运河里的龙飞轮船，也要抖抖精神了，便——

“多——多多——”

叫了两声。屁股上的活叶轮子把河水像怒潮似的卷了起来，随即又一头撞在后面拖船的头上，于是水头被激成二尺多高，“哗……”叫着，仅在船头前面跑。这些声音到第二只拖船上人们的耳朵里，已经是“呼……”的低鸣了。前面轮船肚里不断地“秃！秃！秃！秃！……”带着拍子。

卖牛肉高粱酒的已经躲在厨房里打盹。只有：

“洋糖稀饭！四个铜板一碗！贱卖了！”一个秃子提着稀饭桶在叫。

烟篷里像猪一样拥在一起睡觉——其实是拥在一起打瞌睡——的男男女女正在睡眠模糊着。一个单身男人把头

枕到一个女人的肩头上，被那女人一个巴掌打了回去；这声音惊醒了另一个大麻子，睁开了眼睛便骂：

“入娘的！夜里卖六个铜角子一碗，这刻儿入格又卖四个铜角子？狗入的你代人家顽噍！”一口淮城腔。

大麻子身旁一个海州人，是上镇江去推车子的，被麻子吵醒了，腿一伸，“入哥哥的！吵么？”

“海州噶子！起来持（吃）稀饭罢！昨儿咯你嫌贵，现在只卖四个铜角子一碗了！”

海州人并不想吃什么，揉揉眼，“到哪块哪？”

“卖稀饭的！到哪块哪？”麻子隔着围在烟篷四周的油布问。

“洋糖稀饭！贱卖了！三个铜板一碗！”秃子的声音划破了冷寂的空间。

海州人笑了，“入嘴子的！又三个铜板嘞！”

“杀头的！”那个女人又是一个巴掌打在那男人的脑袋上，“这个人怎干（样）睡的？”

那男人睁开眼，拭了嘴角上的口水，“唔，……唔，……”

大家都笑了。女人又闭上眼，装睡着。

一个房舱的门打开了，钻出一个戴白箍黑军帽的头：“喂！到哪块啦？”

“‘小车子不走’了，先生。——吃稀饭吧？又甜又香，吃了到镇江！”

“什么！哪块啦？”那黑头不动。

“‘小车子不走’——告(加)油，——高邮呀！”

“狗入出来的！你俏皮哩！”头缩进去了，舱门托的关上。

一个水手走来揭去油布，嘴里咕噜着：“操勒格娘！马棚湾还没到。倒高邮哉！”

麻子乘机问道：“宁波佬，啥地方啦？”学的是上海话。

“马棚湾快到哉！——离高邮还有三十里。”

后面又来了一个茶房，叫着：“醒醒哪！喂！马棚湾走不过啦！要下船啦！”

有些人被惊醒了，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事。麻子总算老跑码头的，便机警地问：“怎干？路上不通了？”

“马棚湾不好走。”

“不是说弯高邮湖的吗？怎干又不好走了？”

“挤河啦！老的！”镇江茶房不高兴地答。

“入娘的！不对呀！……”麻子怀疑起来。

“怎么搅的？入嘴子的！”海州人感到麻子的怀疑了。

麻子没有答话，脑子里盘算点子，那镇江茶房又一路喊到前面去了。整个烟篷里便骚动起来。

“起来！起来！快点！下船喽！”

“小和尚妈妈！醒醒！下船喽！”

“船不开了！大赶子ㄅㄚㄣㄣ(爹)！起来又！”

“我的帽子呢？包袱呢？……”

“什么呀？……做什么呀？……”

烟篷客人闹的一团糟，希里哗啦地响起来了。有一小

排兵士挤在烟篷的另一角上的，也七里八托地拖了枪预备下船。另一只角上，尽是一些逃荒的难民模样的人物，他们是今年夏天被大水淹了的。秋天，他们吃尽了不要钱的鱼虾，现在却没有得吃了；天一冷，人是饥寒交迫，逃荒是他们最后的出路。他们本来就有些兄弟姊妹们在镇江上海的；有的是做工，有的是帮佣。他们一想，与其天天望着大水，不如出去拚一拚。但他们从来不曾出过门，什么轮船通不通是不知道的。

“什么？……什么呀？……”

“怎干？……怎干哪？”

难民堆里又闹起来了：

“不得了喽！船不走喽！”

“怎干好呢？……老天爷呀！”

房舱门一个一个打开来了，带呢帽的头，带瓜皮帽的头，带白帽箍的头，还有和尚头，都盯着一付疑问的眼，向外望。人的大腿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

“什么事呀？喂，卖稀饭的！”

秃子已经不见了。那个女人现在也探出头来东张西望，一个瓜子脸，三十来岁，颇可人意儿。那打瞌睡的男人也盯在后头问：

“嫂嫂，怎干的？”

难民们又都慌张无主意地乱叫了，声音盖过了“哗……哗”的水声和“秃！秃！”的机轮声。

“多……多多——”

突然，轮船又一声叫，给杂乱吵嚷的声音压了下去。但它一停止，人声又更高地吵起来。

然而“秃秃”有规律的拍子放缓了，缓了，终至于不响了。只让“哗……”淌过去，再一声“多——”长叫，船在一个并不是码头的地方停下了。

“诸位客人下船啦！”那镇江茶房直嗓子叫，“马棚湾挤河啦！船不走啦！下船啦！快！快！快到高邮换船啦！”一个这样叫，又一个和着，又一个和着。于是全船混乱了。

烟篷客人被挤着，推着，纷纷下了船。房舱里客人望着岸上的路，——那是前两天下雪才融化开来的路，一溜一滑地站不住根。走路的都张开两只膀子，向左倒就张右手，向右倒就张左手。这里一个跌倒了，那一个又滑了一交。前一只拖船上的人已经快下空了，这一只船上也下了一半，只有房客舱里没有动。那一小排兵士也都下了船，散乱地站在岸上，但没有走。难民的一群有的在发呆看着船，有的试验走了几步也停了，给手里破碎的烂衣裳包放在屁股下坐了。轮船头已经很疲倦，蹲在那儿叹气。

八号房舱里跳出一个戴白箍帽子的人物，全身也是黑的，颈里领子上，两小片白领章，上面两个金字“警校”。他站到船舷上叫起来：

“妈的×！”他打起京腔，“怎么不走啦？这不行！”

从他的身后房舱里又钻出两个人，都穿着学生装。一个戴鸭舌帽子的跑到船尾上去问：

“押水先生呢？押水先生哪儿去了？”

另一个光着头，衣裳还没有扣好，跑到船头上向岸上人叫道：

“喂！……大家不慌走！你走到哪块去呀？你知道高邮有船吗？……”

就像在水上飘浮着的草，那岸上在蠕动的人有许多站定了。

“我们想想法子再走！不要受他们船老板的骗！”

“对了！对了！”有人叫。

“怎干办呢！……”又有人失望地叫。

“大家不要走！走了就没有办法啦！”船头上穿学生装的一个便跑下船来了。后面跟着那个穿黑制服的。

岸上散乱的人也慢慢地聚拢了，一个人在大声喊：“入娘的！这样不行！他狗入的是骗人么！”

海州人站在旁边，揸起袖子，短棉袄上已经污了一滩泥。瞪了眼睛看河里的船。“入嘴子的！这路怎么走哩！找他咯入妈妈的老板！我们不走！”

光头的学生跑到那一小排兵士面前去，对一个弟兄说：

“老乡，你看怎么办？给我们赶下船就算了吗？”

一个老乡对他笑一声，不表示什么。他再向另一个老乡说：

“老乡，你看这些难民多可怜，请你们帮我们一起跟船上办交涉，我们不能走！——你看这路上！”

“请你对俺们排长说……”一个老乡说，“俺们不

能……”

还没等那光着头的学生开口，那灰色的人群中已走出一个排长来，很不高兴地笑道：“同志，请你们自己向他交涉吧，我们军人有军人的纪律。——二十五路军向来是不扰民的！”

光头学生还要说什么，河堤上已经又吵起来了：

“押水的找到了！”那另一个戴鸭舌帽子的学生在堤上叫，用手招呼着大家。

烟篷客人都围上来了，约摸有百十个人，难民占了大半。

押水先生是个约摸三四十岁的矮个子，又黄又瘦，手里捧着一个水烟袋，本来装做事外闲人样站在远远地方静观动静的，却不防被那位学生捉住了。

“入嘴子的！不要让他跑了！”海州人在人丛中挤上来。

“乖乖！”麻子叫，“你咯入娘的倒想溜哪？”

戴白箍帽子的钻到面前：“妈特×！怎么说？给老子放在这里就算哪？”

难民们更混乱地叫着，听不清他们的言语，就像恶浪样掀到押水先生的身上来。纸煤头上的灰因为他手的震动一小段一小段堕落在他面前像浆糊的泥里。

押水先生看了看形势，便陪下笑脸说：

“诸位不要吵，兄弟并没有跑呀！”他弹了纸煤上的灰，虽然那上面并没有灰了。“兄弟要存心跑，那是狗入王八

蛋！”他的脸一沉。

黑制服撞到他面前，“老子不管你狗入的驴入的，老子不能走！拿船给我们坐才行。”

押水的用手拍一下黑制服，“先生，船是不能走了，请到前面去看看就知道：河挤到只有二尺宽，什么船也走不过去！”

“不要讲费话！”戴鸭舌帽子学生说，“你到底怎么办？”

“兄弟早已办好了，”两手一张，押水先生的腰一弯，“船在高邮停着，诸位到那边去上船，不要再打票。”

“入哥哥的！你想骗人哪？到高邮哪个把船给我们坐呀？”

“我们有公司在那块哩！老的！”他对着海州人翻一个白眼。

“入亲妈妈的！你狠什么哟？”海州人抹起袖子上了一步，“不给老子送到镇江就退票！入妈妈的老子是白花花的洋钱打的票呀！”

一下提醒了大家，于是在难民堆里便一片声嚷起退票：

“我们要退票！不退票打死他狗入的！”

“乖乖！老子是好骗ㄟ？退票！”

“他咯狗入的卖票时候狠嘞！非教他退票不行！”

押水的又很难看地笑了，“行！行！退票也行！——随你们诸位便：要坐船，到高邮，要退票，到局子里去！”

“要退就退！”

“但是，……”押水先生手指被火煤子烫了，吹了一下手，“兄弟身上没有钱呀！不到局子里去哪块有钱呢？——还是？诸位！”

“好！”穿黑制服的说，“就走！”

押水先生在前，黑制服跟在后面，一手提了皮箱，一手挟了一个小铺盖卷儿。

百十个烟篷客人只有前边十多个人懂了，后边的人还不懂怎样解决的，看押水的走了，又吵了起来：“怎干让他个狗入走啦？”

戴鸭舌帽子和光头的两个学生便对他们解释了结果，要他们跟到局子里去退票。

大家都忙起来了，各人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扛着向前面局子里走。茶房说，局子在前面还有一里路。

两个学生也赶忙到船上给行李铺盖搬了下来。这里不是码头也没有伙子——有几个也给那阔气的客人雇走了。他们自己扛着向前走，追着前面散乱的行列。

泥像浆糊，踩下去又滑又粘。又怕跌倒，又怕鞋子掉了。——他们穿的是江北乡下人织的羊毛窝子，不跟脚的。前一只没站稳，是不敢抬起后一只脚的。前面人虽不曾走远，却老也赶不上。

“老洪，你看怎么样？”光头的一个问。

“我想还靠不住，他没有那么老实吧？——老叶，你看呢？”

“对了，还是快点走！”老叶，光头的的一个说。

“可是，就是退票也不是事呀！——你想这样的路！——哦呀！”老洪一滑不曾跌倒，但嘴里的话吓掉了。

后面有一付担子，挑着行李，很熟练地从他们背后赶过去。担子后面跟着两个人，一个戴铜盆边帽子，一个戴瓜皮帽子，气喘喘赶着脚伙。那戴瓜皮帽子的，一边说道：

“我们不管他们罢！我们犯不着跟他们伴！……”

老洪看了一下那瓜皮帽子，低声骂道：“妈的×！狗！”

“骂他们有什么用？他们根本就是这末一种东西！”

看前面，已经快要到镇上了。饭店的招牌模糊地掩在晃动的人影的前面。他们更加速地向前走。

突然对面一队人和他们走到同一条比较干燥些的路上，那是一些颇形狼狈的工人，挑着担子，担上不过是一些衣被箱笼和锅碗之类的东西。这些样子是比他们船上难民们要略高一等，但在精神上却更形狼狈。老叶惊异地看看他们，让开路。

“你们是哪里来的，老乡？”他问。

“上海回来的，先生。”一个工人答。

“上海怎样了？”老洪紧接着又问。

“日本兵打闸北了还不晓得，你们？”

“哦呀！”老叶带懊悔地叫，“毕呆子的消息倒是真的！”

他们颇感得自己走得太猛浪了。虽然他们在家里是不能再待着等人来找他们，但在清江，他们是应该相信那些沪战的谣言而中止南下的。因为在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推测上，也是相信这谣言有可能性。但他们听说长班轮船快要停班了，他们所坐的船也许是末一次，为了怕失了这机会，他们终于置那位被称为呆子的毕先生的忠告于不顾，来了。当然，他们没有想到船已经不能直驶镇江，而上海的战事已经发生。

他们正讨论着沪战的问题，身旁又是一个人影子闪了过去。他们更加快地走，因为大家在前面又吵嚷起来了。

那面乱哄哄正不知吵什么，那戴有白箍黑帽、穿黑制服的人已经迎面跑过来。

“老洪，你们看见押水的吗？”那“警校”的学生问。

“怎么样？人呢？”老洪立定了。

“跑到局子里，走后门溜了！”警校学生说。

“妈的×！这东西真滑头！”老叶咬住嘴唇说。

老洪突地放下行李，说：“老叶，你给行李送到局子里去，我去追他！”他转身回头走了。

老洪在前追着，警校学生跟在后面。老叶给行李放到一家顶近的饭店里，便招呼了聚集在一家挂着“汇通轮船公司马棚湾分局”招牌的門前的烟篷客人，说道：

“你们还在这块做什么呀？押水的跑了，船还能跑了？我们上船去！不见他就烧他的船，难不成就听他骗了？”

在人圈子外面哭叫着杂乱的声音，回答着老叶的话：

“杀头的！坑死万人的船老板呀！你给我们的钱骗去了，就把我们放在半路上呀！”是女人的声音。

“断子绝孙的押水的！你教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啦！你把我们的钱都赚去了，你教我们一钱没得朝哪块走哇？”

海州人给东西放在局子里，卷起裤脚子，向难民们叫道：“各位弟兄们！来！烧他入姑娘的船去！”

“走哇！”麻子也从人堆里叫起来，“走哇！看他个入娘的拱到哪个×心里去！”

“东西放下来！走！”

“走！走！！”许多人都叫起来了。

有几个女人也叫骂着跟来了。

一群人又向回头走，但不多远已经看见那个白箍帽子和鸭舌帽子中间正夹着一个人在指手画脚讲什么。——那正是溜走了的押水先生。

“噢……”海州人又高兴又愤怒地叫起来，便飞奔向前去，“你个入妈妈的跑！腿替你打折了！”到跟前，对准那又黄又瘦的脑袋就是一拳。

押水先生一让，“喂！……喂！……喂！……”尽嚷，“老的！不要动手啦！”

“揍你个小舅子！”海州人又给了一拳，“入你妈妈的！你跑！”

腰眼里又是一拳，这是麻子的。“狗入的！跑啦！”

在穿黑制服的调解掩护下，押水的情愿回去退票了。大众还在愤愤地叫：“烧他的船！不要退票了！打死他个

狗入的！”

混乱中，从人背后拥出一个穿灰色军装的人，嚷着：“不要吵！不要吵！有话好好说！”

那是一个水上警察的巡长，身上勒了一根武装带，腰下挂一支手枪，眼睛向四面射。

“好了！好了！”麻子叫起来，“巡官来了！看他个入娘的还骗人罢！”

“他把我们钱都骗去了！船在半路上就不开，人还想溜咧！”

“我告诉你，先生。”海州人又挤到巡长面前，“他个入哥哥的是个坏蛋！将才跑了，挨我们又逮着了！”

“不要乱吵！”巡长生气了，但又和平地问押水的：“到底什么事？”

老叶向老洪歪歪嘴说：“狗来了！”

押水的自然否认他的逃走，说他是预备退票的。

“那末你们到局子里去退票！”巡长命令着。

前面等候着消息的一部分烟篷客人欢叫起来了。

“逮到了逮到了！狗入出来的！”

“接！”

“打死他个杀头的！”

“阿弥陀佛！……良心啦！……你坑害我这个无儿无女的人该要雷打火烧ㄟ！”

嗡的拥进了轮船局子。——这是在一个饭店的柜台里的。押水的从招牌背后钻进柜台，一把拉了巡长坐在账桌